

民俗文化

探寻田义墓宦官历史遗迹



田义墓旧貌

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有一条古色古香的老街，背靠着风景秀美的蟠龙山，明清之际这里既是远近闻名的军事重镇，又是通往塞外的“驼铃古道”，民国年间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在这条古道上曾拉过骆驼，现如今是古韵犹存的模式口大街。斗转星移，岁月沧桑，老街经历了过多的风风雨雨，愈显其老，而周边的风物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就拿老街西头的明清宦官墓园——田义墓来说吧，以前非常残破，一点儿都不起眼，现在整饬一新，颇有看头，值得玩味。走进去看一瞧、转一转，方知岁月悠长，乾坤博大，世界精妙。

墓主田义，是个太监，出身低贱。可他却是三朝元老，侍奉过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个皇帝；位为人臣，宠极一时，是明代太监系统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，因“办事周慎简重，练达老成”，备受万历皇帝宠信，得到蟒服玉带、禁地乘马等特殊赏赐，俸禄扶摇直上，正四品官享受着从二品官的俸禄。论资格、论地位、论势力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太监了，手中的权力让当时许多人闻风丧胆。太监向来名声恶，大太监尤其让人不齿。但他并没干遭人唾骂的缺德事，也没干草菅人命的阴损事，相

反，为除扰民的弊政他冒死力谏皇上，为救含冤的书生不惜得罪权贵，为澄清事实真相甚至与九五之尊的皇帝据理力争。像这样有见识、有胆略、有义气的大太监，在中国历史上微乎其微，在宦官一手遮天的明朝更是凤毛麟角，诚如蔡东藩评价：“不期太監中亦有此人，其名曰义，可谓不愧。”因此，他死后，万历皇帝深感痛心，特意为他辍朝三日，赐莹地京西磨石口，“命将作穿冢而葬，赐祭三坛，给东园秘器、白金宝钞，修碑亭、享殿，盖异数也”，又在五天之内派三个大太监轮番谕祭。生荣死贵，让多少人慨叹弗如，又让多少人追思他的高贵品质，于是才有了后世太监在冥冥中陪伴他的明清宦官墓园。

墓园中随处可见的石雕石刻，一方方、一块块，不管大小，不论长短，都有其独到之处。在工艺水平上，石景山区向来以“法海寺的木工，田义墓的石工，感恩寺的土工”著称。田义墓的石工不同凡响，东碑亭中碑座上的两幅图就堪称代表。东侧是“雄狮林间休憩图”，雄狮优雅、闲散地卧在草丛中，双目闪着柔和的光，享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；淙淙的小溪流过它脚边的山石，溪畔花草葱茏，牵牛盛开，菊花吐蕊，草丛中蝈蝈、蚂蚱在嬉戏、捕食；更奇妙的是，在狮子头顶的松树枝上雕出了“螳螂捕蝉”的情景：蝉在前面悠闲自得，螳螂在后聚精会神，螳螂的跃跃欲试，蝉的懵然不觉都雕刻得维妙维肖，使观众都为那妄自逍遥的蝉捏着一把汗，场面扣人心弦，仿佛就是真正发生在眼前的一幕，构思精妙绝伦。尤其是薄薄的蝉翼上的纹络丝丝缕缕清晰可见，刻划入微，非常生动、传神。画面突出林间幽静，但静中寓动，不禁为工匠的独出心裁而拍手叫绝。西侧是“猛虎啸山狂风图”，森林中狂风大作，树枝随风摆动，树下的猛虎半卧半起，两只耳朵警觉地竖了起来，好像在侧耳倾听着什么。这种动中求静的精巧构思，恐怕只有艺术修养极高、雕刻技艺超群的人才能达到。东西两幅雕刻一动一静，互相呼应，互相映衬，既形成鲜明对比的效果，又达到和谐自然的目

的。此外，梅花上的蜜蜂、兰草下的蝴蝶、飞舞的蝙蝠、鸣叫的蟋蟀都极为细致传神。墓园石雕的人物，每个都有精彩之处：苏武的刚毅坚贞、刘海的活泼可爱、米芾的洒脱孤傲，均刻画得栩栩如生。众多的鹿、松、龟、猴、龙、珊瑚、鱼、礁石等，皆隐喻有多种吉祥含义，营造出一种美好和谐、祥瑞太平的理想境界。

墓园的石刻，大多越制。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，生前死后人人都得遵从封建秩序。明朝的礼制更为严格，按《明会典》规定：公侯和一品、二品用石望柱、石虎、石羊、石马、石人各一对，三品官减石人一对，四品官是石望柱、石马、石羊各一对，五品官置石望柱、石马、石羊各一列。六品官下不得设石刻。但是田义墓的石象生中，不仅高7.5米的华表越制，而且石翁仲、棂星门、碑亭、享殿、石供桌、石碑等均已逾制。尤其是华表须弥座浅浮雕有麒麟、天禄、獬豸、狻猊、骆驼、狮子、双鹿等，将用于镇墓的瑞兽藏匿于华表之中代替，暗示了明代贵族官僚常常超过礼制的丧葬习俗。

墓园的前方东侧有宦官文化陈列室。展室虽小，但上自夏商，下至明清，从多角度、多侧面反映了扑朔神秘的宦官生活，图文并茂，努力让人们从形形色色的宦官身上了解到宦官文化的来龙去脉，以去掉其神秘色彩。远在古代，宦官这一特殊人群也曾活跃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，但没有像中国的宦官那样制度化、持久化、大量化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宦官，随着封建社会的兴衰而沉浮，政治开明，宦官祸国者少，王朝腐败，太监作乱者多。他们随着封建君主的需要而水涨船高，甚至随着独裁专制的强化而为非作歹。封建社会使得他们身心饱受摧残，但封建社会也是他们大量产生的温床，他们是寄生在封建社会体制上的一颗毒瘤，至高无上的皇权需要他们，卑贱屈辱的他们也依赖皇权，自私自利的皇族为霸占成千上万的女性，不惜灭绝人性地牺牲了许许多多梦寐以求黄腾达的男儿身。男子汉一旦失去了作为男人的最宝贵的东西，为常人所不齿，他们承受着常人难

以忍受的耻辱，苟且偷生，他们最渴望以别的方式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这种复杂的心情，透过岁月的灰尘和历史的积淀而不断地折射出来，人性的思索变得异常强烈，遭受压抑的宦官群体在历史的深处呼唤公正、渴望人道。仔细玩味一下民国时流落街头、瘦骨嶙峋、皱纹满面的老太监的身影，你会看出一丝辛酸、一丝屈辱、一丝恐惧就在那隐忍哀怨的眼神里；再对照末代太监孙耀庭的精神面貌，没有沧桑，没有畏惧，是新社会给了他重新做人的勇气。追古思今，才能彻底看清封建政治“惟皇权为大”的本质，也深深感到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人民才能够真正当家做主，扬眉吐气。

墓园中还珍藏了众多石景山区田野石刻，有宏伟壮观的石牌坊，高大的石马，精致的抱鼓石……这些艺术精品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。抚摸着这一块块冰凉的墓志，有时会产生幻觉，觉得人生不过尔尔，你争我斗，东奔西波，到头来都是盖棺定论。细看则不尽然，有的人已经彻底地死了，后世谁也不会想起他，而有的人仍活着，譬如清康熙年间的两个于成龙，同名同姓，都是清官廉吏，鞭策当时，警戒后人，永远活在追求真善美的人们的心中。
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它时刻警示着人们该如何走完这短暂的一生。朋友，春天来了，走出高楼，融入自然，到田义墓追寻历史的烽烟，从形形色色的太监历史中，我们或许更能看清人生的真谛！



田义墓新貌

新闻两则

探寻古寺文化欣赏楸树开花



本报讯 楸树，是慈善寺现存古老的树种之一，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前后，景区内三棵楸树的花朵竞相开放。当地盛传观百年古树，佩戴楸树花回家有“戴福还家”之意，所以祈福纳祥成为慈善寺传统庙会的保留节目。为此，慈善寺文保所于4月27日~5月12日举办“探寻古寺文化，欣赏楸树开花”主题特色旅游活动，期待各方游客光临。

赵冬梅摄影报道

张秉文散文集《独写我心》于本月面世

本报讯(记者张媛) 张秉文首部散文集于2013年5月出版。散文集共计80余篇16万字，分为生活拾零、人物素描、谈艺读书、心弦依旧四辑，是作者从事记者、编辑工作的副产品。其中，有的作品在报刊、网络上发表过，有的是首次面世。

据张秉文介绍，在选编过程中，为一些篇章配以简短的创作余笔，或谈文章背后故事，或谈创作心得，本书文思散淡，语言平实，捡拾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组成文字，文不言教，意寓其中，对于中

小学生学习写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书中补白图“砚边碎语”选自作者的博客，是其学习书法的随想录，质朴、自然的书风展现了作者的审美情趣。

文章与书法参照阅读，可以品出作者的创作状态与人生追求。



作者简介：张秉文，笔名斗垣，1951年出生，甘肃镇原人。曾从事报纸记者、编辑工作多年。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、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、经济日报华夏书画院院士、石景山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北京同心出版社编辑。偏好人物传记、散文写作，先后在报刊发表及出版新闻及文学作品约数十万字。

其书法作品入选北京新世纪书法艺术大展、首届北京国际书法双年展、中国千名书法家写书法大展和日本、韩国展览获奖并被主办单位收藏。部分作品在《工人日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书与画》、《海内与海外》等报刊发表，并编入《二十世纪书法篆刻集粹》、《劳动颂翰墨集珍》、《北京书法家优秀作品展作品集》等书。